

春蠶

他穿越幾個市鎮找到我時，才驚覺，我正一點一滴的失去他。

那時我唸師專三年級，他國三。那年代，山裡的孩子清一色的灰澀稚拙，高聳的校園更襯得他的陌生。他瘦削、大眼，倏忽之間經了人事哀愁似的，幽幽說想念我，我也在倏忽之間發現事態的嚴重。我掏出身上所有家教、打工的錢塞給他，這是第一次，也是往後生命中無數次的重覆，我把滿心的不忍不捨、疼愛牽掛與愧歎負疚給他，我以為可以彌補或救贖。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

那一年，母親的菜籃裡奢侈的多了兩片西瓜，我一片，他一片。繼父在垃圾桶裡看到只剩白囊的西瓜皮後破口大罵，就窮到這地步了嗎——我七歲，不懂得把西瓜吃乾淨也是一種錯，只囁嚅推卸，那片不是我吃的。

八歲，在大灶前生火，好玩，把木頭竹柴的餘灰擦到地上畫房子、花園，繼父剛好走過，雙眉蹙起，又是一陣犀利的吼叫，只顧玩，叫你做事也不好好做，我趕緊在灶裡加柴火，口中辯解，那不是我玩的。

我小心保護自己，他從不反駁，即使被誣陷，也沒有聲音——他一直是沒有任何聲音的逆來順受。甫落地，父親即病逝，母親以淚洗面的日子，他也安安靜靜的跟著我。大妹二妹相繼出生，家裡的氣壓始終低沈，貧賤夫妻又生不到兒子，更何況多了兩個討人厭的拖油瓶。我四年級時他新生入學，下課到一年級教室找他，遠遠的看他倚在走廊的柱子上哭紅了眼，走近問他，「我找不到位子，老師也不理我。」五年級，五歲的大妹腦膜炎在城裡住院，二妹寄放在外婆家，那天我走了近兩小時的路回到家，山路很遠，大人離開一個禮拜了，快近院子時，忽聽到好大的聲音，依稀以為是大家回來的笑鬧聲，走近，原來他蹲在院子裡的石頭上放聲大哭，低年級只讀一個上午，前面幾天他都自己先回家，吃我前一晚煮的冷飯冷菜……，哭聲透亮，屋裡屋外亙古的孤寂，四周的山迴繞著他的吶喊，天地間他著白上衣藍短褲，雙手抱頭埋在膝間痛哭的身影烙印在我心裡，我發誓要好好愛他、保護他，盡我生命的所有能力讓他快樂。

三妹出生時，他四年級，夜裡，繼父要他到兩公里外的村子找阿德婆接生，長大時他才聊起，黑天墨地的，他拿著手電筒死命的跑，摔了幾次，爬起來又跑，敲阿德婆門時還覺得身後有東西跟著…

山裡常有竹木砍伐後要靠人工搬運下山的活，他瘦瘦的，力氣奇大，課後或假日，我們和鄰家孩子上山賺零用錢，他扛的木頭比別人大，拉的竹子比別人重，他咬牙上肩，總是到達後又回頭幫我——我們之間從沒有齟齬或爭奪，他的刻苦乖巧，我以為一生都會如此。

三、四月，屋後大片竹林冒出新筍，放學後，我們上山採竹筍，每天採一大布袋，吃不完的晒成筍乾，四季可以佐餐。四月末，新筍成竹，我們換成去撿竹籐，晾乾了，城裡定期有商人來收購。暑假深山裡有野生的百香果，我們清晨上山，午後回來，兩人肩上都是一大擔的百香果，他的重些，我的輕些，

母親整理後送到市場賣，賺取微薄的補貼。

這就是我們的童年，認命是全部的色彩。

※※※※※※

讀師專時我極少回家，母親不可理喻的叨唸和繼父窮凶惡極咆哮的是我的夢魘，躲在學校裡至少耳中清靜、眼下太平。直到他找來，才知我離家的三年，他生命底層的浪濤已開始翻湧——就是那三年，我和他錯肩了。

我開始亡羊補牢的回家，大妹說他被學校記了兩個大過，抽煙喝酒曠課頂撞師長，接獲記過通知時，繼父在一旁冷笑，母親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厲聲問他——你到底要我怎樣，我養你們長大還不夠辛苦嗎……二妹說，他人掛在腳踏車上，乜斜著眼，三妹在院子裡辦家家，四妹在母親背上，他手裡拎著米酒瓶…。

還是沒有抱怨或訴苦，夜深時在他書包翻到一些心情——「班導問都沒問，就說錢是我偷的，他叫全班一個禮拜不要和我講話。」「我在廁所抽煙被逮到，第二天升旗時訓導主任在司令台上踹我，他自己也抽不是…」他貼著壞孩子的標籤熬過國中三年。畢業後先到紡織廠工作，後來學廚藝，到建築工地挑水泥…時而得意，時而灰頹，灰頹時杳無音訊，得意時風光還鄉。有一年在海霸王上班，那年的除夕夜回來，一襲米黃色西裝，高挺的身量，端正明亮的五官，彷彿前程似錦。他大方的發給每個人厚厚的紅包，母親臉上第一次有了笑容。正慶幸他的黑暗隨著畢業而結束，不經意在他脫去襯衫時看到胸前紋了兩隻飛翔的海鳥，右腳踝內側及左手中指各有一個忍字，怵目驚心。

我結婚時，他當兵，偶爾喝酒，還好順利退伍。

退伍後，不斷的換工作，老板一點嫌棄就骨氣十足的走人，沒錢時姊妹接濟，有時和朋友周轉，四處流浪，工作換了又換，連同自尊、家人、朋友、信用，一點一滴的流失掉。

最後，整個人淪陷酒國。

※※※※※※

人在婚姻裡，一心繫著他，總想為他做些什麼。

他對餐飲有一些心得，顧不得母親和眾姊妹的反對，先生亦不知情，把課後教才藝積攢的幾十萬，頂了一月早餐店給他，他每天只要賣得一仟五百元，扣去房租月租費，他還是可以度日，至少不會成為伸手族，我是這樣想的。早餐店找了吉日開張，取名三好，有稀飯小菜、豆漿油條，生意好時，每天收入甚至超過二千、三千，我上班前繞到他店裡一趟，下班又去，他神采奕奕，沒有喝酒，似乎找回了成就與尊嚴。

第二個月，我出差幾天後回來，他沒告訴我，也沒徵得房東同意，即把二樓裝潢起來，說只賣早餐賺太少了，晚上要賣羊肉爐，又請了一位歐巴桑來幫忙。一晚，我和先生說要到街上洗照片，溜到他店裡，只見他和一群人大聲吆喝著喝酒，觥籌交錯間慷慨說，不必錢，我是老闆，我請客。

漸漸的，他愈來愈有老闆的架勢。早餐、羊肉爐都是歐巴桑在張羅，除了他那票不必付帳的酒肉朋友，真正的顧客並不多，我早上到店裡，他還沒起床，下

班去，他醉眼迷離，只說，謝謝你，我會努力做，做給大家看。

恨鐵不成鋼啊。有一天傍晚，天寒地凍的，我路過店裡，沒下車，隔著車窗，他佇立廊下，歐巴桑因為領不到薪資走了，店裡沒人，他雙眼呆滯的看著街市的車水馬龍，我又想起他幼時蹲坐石上抱膝痛哭的孤獨。

店面開張的花圈還在店門前擺著，店結束了，前後三個多月，他又從一個風光的老闆掉回一文不名的無業遊民。

他繼續流浪，我繼續牽掛他。

※※※※※

我調回幼時就讀的鄉間執教。已經多時沒有他的訊息了——多像風雨前的寧靜。

第二天在辦公室接到他電話，約在學校旁的郵局碰面，入冬了，寒意襲人，他穿著破舊的薄衫褲，沒有皮帶，腰間綁了紅色塑膠繩，趿雙舊拖鞋，瑟縮的神情，就是遊民。帶他上街，買了一件牛仔褲、毛衣、外套、皮帶，塞給他幾張千元大鈔。問他住哪兒，說朋友家，囑咐他不要再喝酒。

過幾天，他又來電話，在郵局前，他說之前車禍斷了的門牙要補，我又塞錢給他，買一些寬心。

一個禮拜後，他說找到工作了，要我放心，我拿盤纏給他，少喝酒啊，我像說給自己聽。我看他的門牙依舊是半顆。

婚姻的壓力其實已讓我的精神到臨界點了而不知。一天下班後驅車到童年所住的山上，下山時遠遠看到一個瘦弱的身影慢慢走來——原來，他沒去找工作，停車問他，要到哪兒，我送你去，他搖搖頭，沒有言語，能給的錢都給了。車行了幾百公尺，還是回頭，硬塞給他一些零鈔。

第二天我病倒住院，他趕來，說——我到山上採一些竹筍要給你，妳同事說妳暈倒送醫，我這次不是要向妳拿錢……，很久以後，我才聽說，他那些日子一直住在山上的工寮裡，睡在稻草上，除了抽煙和喝酒，什麼也沒吃。

大概我把所有的愛都給了他，以為天衣無縫，先生還是忍無可忍，十六年的婚姻宣告結束。我把他接來住，還有母親。母親的叨念一如往常，初時，他充耳不聞。他有潔癖，每天把家裡打掃得一塵不染。原來把心疼的人放在身邊是一件這麼幸福的事——只是，即使放在身邊，也可以有事。有一夜，他出門沒回來，憂心如焚。天亮時鄰人來敲門，他酒醉掉到大水溝裡，送到醫院，開刀四個小時，各自婚嫁的大妹二妹三妹四妹統統回來，守在手術房外，我們愛他，從來都愛，他也知道，只是給我們的永遠是因為喝酒帶回來的麻煩。

他的俊秀，清醒時更迷人，尤其雙眼清亮、笑容可掬的侃侃談著話時，住院的一個多月，右腳打上石膏，再也無法買酒喝，一位護士傾心他專注看書報的神情，對他的照顧特別多。

母親視他為無用之人，母子間的磨擦不斷，常常一邊罵，一邊歎命苦。他時而清醒，時而迷離，愈醉，母親的嗔罵愈甚。

那一年，他自己大概也意識到再喝下去，只有死路一條，竟說要去戒酒。與

他搭火車北上，轉了幾趟車，輾轉找到一個教會辦的戒毒中心，小姐慈顏緩語問，一戒就是一年半，不可以回家，也不能抽煙——他斬釘截鐵說願意，並簽下同意書。

我和二妹輪流開車載著他，一襲棉被，幾件換洗衣服，風塵僕僕繞過半個台灣到台東。戒毒所在清幽的山上，方圓幾里內沒有人跡。他四十了，猶如孩子，走時千叮萬囑，熬過一年半，生命會重新開始。

最難的是第一個禮拜，如果能通過一個禮拜的戒斷，後面的路就容易了。他自願被關在一間兩坪大的木房裡，簡單的床、桌子及衛浴。拷上手鏈腳鏈，除了吃食，煙酒俱絕。第一天、第一夜、第二天、第二夜、第三天……日日夜夜，我祈禱、呼喚上蒼，庇佑他度過最難的關口——聽說有人在戒毒的過程中猝死。第六天，以為就要安全上岸了，戒毒所的人來電，說他狀況危險，整個人極不穩定，如果身體撐不下去，可能就要停止了，看晚上的情形…

終夜沒睡，第七天，我分分秒秒的守在電話機前。

還好，他順利撐過第七天，我猶如中了大獎般歡欣。每月初，我匯錢及一些零食過去。第四個月，正值暑假，我和二妹懷著興奮的心情再次繞過半個台灣到台東看他。他重了十公斤，理了平頭，好像換了個人，我的歡躍無以言喻，只是他一逕的沈默，微笑也吝惜。問一句，答一句，只說每天抄經、聽課、吃飯，沒有好或不好。因為會煮吃食，深得夥伴愛戴，也不喜。想他還在適應吧。南台灣的天空藍得讓人想凌空飛起，他醒了，他終於有救了。

送我們上車時，亦是不言不笑。

第七個月，他自己搭車繞過半個台灣回來，他說不需要一年半，他已戒酒成功，他不需要宗教，他自己才是主人。

果真，好一些日子，他像是正常人般，再不喝酒了。家裡纖塵不染之外，還把巷子內外打掃乾淨。

只是，毒易戒，心中的依賴卻難斷絕。對他來說，喝酒是一種依賴，不喝酒，少了這層依賴，何以爲生。他本來住三樓的房間，母親唸他抽煙薰了整棟房子，他於是要求住一樓，一樓沒有房間，他把床搬到客廳旁的車庫，大部分時間在客廳裡與電視爲伍，看完電視看報紙是他全部的生活。他多出來的十公斤半年內不見了。母親在車庫堆放一些雜物，對他的叨唸沒有斷過，一個大男人不出去工作，窩在家裡還要人侍候。他無力亦無奈，右腳折斷行走不便，沒有學歷，沒有專長，可以安穩在家相依相持於我來說已是至福。

日子如常運轉，他漸漸故態復萌，又開始偷拿母親皮包裡的零錢，偷偷的到雜貨店買酒喝。每逢週一週四，樂透開獎的日子，我會給一些錢，他說他這輩子一定會中樂透。

除了酒醉，因酒醉引起的幻覺之外，他沒什麼病痛，也不感冒、頭痛、胃痛什麼的。因為不吃飯，我常買鮮奶或一箱箱的蜜豆奶懇求他吃，曾經有一次和他約定，如果體重增加到五十五，增加五公斤，發獎金三仟元——平日不敢給他錢，怕他毫無節制的喝更多的酒。有一陣子，他突思振作，在書房裡找到一本厚厚的

字典，撕下日曆紙，重頭抄字典的字，像當年抄經，又找來毛筆寫書法——他的每一次振作，對我都是莫大的振奮，我隨時夢想他成爲一個正常的人。

母親說不近女色的他壽命會很長，言下之意是不知還要被他折騰多久，我竊喜他至少可活到七十歲，與我作伴，相依到老。

一天下班後，照例和幾個同事到戶外走路，十月初，有些微的涼意，走著走著，抬眼望見如鉤的上弦月，清亮的掛在天邊，我和同事說要早點回去，他昨晚告訴我，喉嚨卡卡的感覺，以爲上火，喝了清草茶也沒改善，一個禮拜了，吞嚥固體食物有困難。

帶他到耳鼻喉科，醫生一看即問平日有喝酒的習慣嗎，我照實回答，喝二十多年了，醫生面色凝重，要我們儘速到大醫院再檢查。

我衝到車上放聲大哭，他一跛一跛的慢慢走來，笑笑安慰我，沒事的，不要緊張。

第二天，請了假，偕同二妹，帶他北上林口長庚。他穿了一身整齊的牛仔衣褲，臨出門前上樓和母親話別，恭謹說，我到醫院檢查，一臉的平靜——我聽來，字字是訣別語。母親歷經父親的病故，也是平靜。母子間平日的劍拔弩張竟不復見。

他數日未進食，路上，我買了鮮奶茶葉蛋給他，鮮奶無礙，吃茶葉蛋時立即噙到吐出來，我在前座，掩面淚流。

醫院裡人滿爲患，急診室裡待了一晚，第二天胃鏡報告出來，醫生把我和二妹叫到一旁說是食道癌，第三期。

他看我聽完醫生的話又奪門出去大哭時，才確切相信，這病，是真的。整個人木然坐在病床上，喃喃說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

在急診室困了三天後才有病房，安頓好，四個妹妹亦齊齊的來了，他除了原本的瘦，一點也不顯病，隔壁住著一個肝癌的男子，全身塗了黃臘似的，瘦到皮包骨，比起來，他還是健康寶寶。我和眾姊妹說，我們盡全力救他，亦和他約法三章，全力配合，酒，肯定不喝了。

三妹剛好住林口，可以就近照顧，我和二妹先回來。他平日睡的車庫，曾經說要裝潢起來，他拒絕後便作罷。和二妹整理車庫，裡頭除了一張單人床、書桌和檯燈、一些書之外，堆滿了各項雜物，母親把廚房裡塞不下的鍋碗瓢盆也堆在裡頭。清掉了數不清的廢物，才知他原來住在垃圾堆裡，母親向來強勢，他自知在人屋簷下，也只能沈默。請來裝潢師傅，隔了三分之二的車庫當房間，母親也不阻止，只說，也不知道能住多久——當然是住一輩子——這些日子，所有預設的言語都會被我吼回去，他等於我啊。又辦了一枝手機給他，和他通話成了我的生活重心。

一連串的检查之後，開始一連串的治療——先做人工血管的手術，接著第一次化療。三妹的婆婆死於乳癌，三妹說化療的痛苦可以生不如死來形容。我們嚴陣以待，姊妹五人輪流請假到病房守著。前幾次化療，他沒有嘔吐、口腔沒有潰爛，彷彿打的是尋常點滴。這是好的開始啊。他無法進食，只能喝湯，吃流質食

物，他說常在夢裡吃排骨便當。情況穩定，他回到距家半小時有電療化療設備的醫院住著，每天下班到醫院看他，帶雅培安素、蘑菇安素——那濃稠的味道，他說光看到罐子就怕了。那些日子，我們聊了一些，說他和朋友跑船的經驗，說童年的趣事，都避免提病情。有時工作忙，沒時間到醫院，打電話給他，手機裡乾坤朗朗的聲音是我快樂的泉源。

後來，一個療程結束必須回家，他總是焦躁不安——他已無力清掃了，地板上丁點兒污漬，都會讓他蹙眉，我勤快的抹桌椅，也達不到他的標準。他吵著回醫院住，我奔波於工作地和醫院間，只期他能好起來，再吃一口飯。

漸漸的，化療的痛苦開始了，嘔吐不止，頭髮掉光，他又想起他永恆的朋友——酒，趁大家不注意，又陷入迷離中。

吞嚥似乎更加困難，之前車禍鼻子受傷，無法插鼻胃管灌食，手術開了胃管，回來後堵塞，送急診，加護病房進出兩次，人日益消瘦。

曾經進步一兩分的病情，一喝酒又全速退步了，終於他放棄治療，回家，終日躺在床上，問他好不好，需要協助嗎，總是大聲粗暴的回絕，任誰都不敢靠近。

一日，我加班入夜才回來，母親睡了，他又像健康時一樣端坐客廳看電視，昏黃的燈光下，神情竟是久未有的清朗，主動告訴我剛剛吃了半碗飯——我驚詫萬分，發病後九個多月了，他不能吃固體食物。他一臉的滿足——太餓了，我慢慢的吞——他一定用了極大的意志力，像小時候扛木頭、拉竹子時一樣。他心平氣和的要我打聽安寧病房，我說安寧病房是沒救的人才去的，他勉強擠出一絲笑容說，妳看我還有救嗎，他那時已瘦成一把骨、一把柴了。黑暗中偷偷拭去眼角的淚，鼓起勇氣問——如果走後，你想放哪兒，他搖搖頭，「走都走了，放哪兒不都一樣。」「那就和父親一起放在山上的塔裡好嗎。」他揮手要我上樓，自己亦危危顛顛的起身入房——原來，九個月前長庚那個罹患肝癌的人就是他此時的瘦。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談話。

他病後的第十個月，暑假中的一個傍晚，他在床上哭號說痛，屋外雷雨交加，救護車送他到醫院。第三天，醫院來電，我和二妹趕到病房時，他已陷入昏迷，我和二妹帶著他的最後一口氣回家，他雖無意識，眼角卻不斷的滑下淚水，其他三個妹妹隨之趕回，護士要我告訴他——拿下氧氣罩，病就好了。

他真的嚥下生命的最後一口氣，三十多公斤的肉身，淨白如赤子——他自由了。